

出版社：延边教育出版社
书号：ISBN 7-5437-2023-5
版权所有：北京烨子工作室
类别：古典文学
出版时间：2005-2-5
字数：21 万
内容提要：

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词原是为了隋唐以来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后来逐渐成为一种长短的诗体。它最初在民间流传，晚唐时期，文人开始创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词的艺术水平。到宋代，词达到了其艺术顶峰，和唐诗并列对举，各极其美各臻其盛

陈亮词作鉴赏

叶適在《书龙川集后》（《水心集》卷二十九）一

文里，记载了陈亮每当一首词写成后，常自感叹：“平

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陈亮本人的话说明了他的词

作不是一般的卖弄风骚，而是寄寓着他的经邦济世

的思想抱负。也就是说，读他的词必须和他的生平遭遇、

政治思想联系起来，才能探索到它的深刻涵义。这首

《虞美人·春愁》词，被黄飏选录在《中兴以来绝妙

词选》里，足见他对这首词的重视。周密评论此词说：

“陈龙川好谈天下大略，以气节自居，而词亦疏宕有

致。”这种说法，似嫌抽象。它的题目叫做“春愁”，

在春天里，他愁的是什么呢？值得进一步品味。

开头两句：“东风荡轻云楼，时送萧萧雨。”东

风在轻轻地吹拂着，天上也只有几缕淡淡的云彩，这

云淡风轻的天气，正是引人快意的时候，然而却时时

下起了狂暴的雨。这两句里的“风”和“雨”，是全词的词眼，大好的春光就是在风雨中消逝的。领起了全篇词意。“水边台榭燕新归，一口香泥、湿带落花飞，”这两句是从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诗“谁家新燕啄春泥”句演化而来。这里的“泥”，承第二句“萧萧雨”，“落花”承第一句“东风荡飏”而来，燕子新归，而落红已经成阵，目睹这种景色，感慨油然而生，“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老杜的诗句大概就是词人此时心情的写照。

过片“海棠糝径铺香绣，依旧成春瘦”，承上片“落花”而来。海棠是百花中比较艳丽的一种，它落下来，被和在径路上的泥土里，五彩缤纷，有如锦绣，散发着香气，这是它最终的命运。海棠花是这样，桃花呢？杏花呢？梨花呢？等到所有的花都凋谢，全部落入泥土，借用《红楼梦》里的话说，就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还有什么春色可言！春，消瘦了，人也随之而疲惫不堪。“春瘦”二字是全词的主旨所在。歇拍两句“黄昏庭院柳啼鸦，记得那人和月折梨花”。在黄昏的庭院里，柳荫中传来了乌鸦的叫声，表明了是个月明之夜，“那人”可能是为贪恋最后的一点春色，踏着月光来采摘这风雨里残存的梨花。月

· 3201 · 《宋词鉴赏大典》

光是白的，梨花的色也是白的，梨花月光，两难分别，折梨花时便好象“和月”一起折下一般，好一个素艳绝尘的形象！这形象就是“那人”的形象，“那人”是谁呢？除了词人自己，还能是谁？可悲的是这个梨

· 3202 · 《宋词鉴赏大典》

花形象，也必将随着风雨而消失。

词人笔下的春景是风雨、落花，衔泥的燕子，啼月的乌鸦，给人以凄凉之感，这正是他的情绪的反映。花开花落，本属自然常理，但在多情的词人看来，却触发了他的愁绪百端。这是为什么呢？他是个磊落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不满意南宋政权建立以来，忘却父兄大仇，向金人屈膝称臣，因循苟安。他曾多次上书孝宗皇帝陈述恢复方略，都无功而返。在长期的乡居中，被奸人陷害，屡遭牢狱之灾，几乎被杀。但他的志向丝毫未改，思为世用。他的肮脏不平之气，多次在词里抒发出来。如《水龙吟·春恨》云：“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眼儿媚·春愁》云：“愁人最是，黄昏前后，烟雨楼台”，《思佳客·春感》云：“桥边携手归来路，踏皱残花几片红”皆是。在作者的印象里，春光是可爱的，但也是短暂的，带给他的只有愁和恨。这首《虞美人·春愁》词也是其中的一首，把这些词和他的生平坎坷，政治抱

负联系起来看，他在这首词所表现的“愁”的内涵就很清楚，这就是：年华易逝，壮志难酬。在艺术手法上，运用比兴，层层勾勒，构成了深曲凄凉的意境，挹之愈深，也愈有感人的力量，是他的词集里优秀的作品之一。

· 3203 · 《宋词鉴赏大典》

贺新郎

怀辛幼安，

用前韵

陈 亮

话杀浑闲说！

不成教、齐民也解，

为伊为葛？

樽酒相逢成二老，

却忆去年风雪。

新著了、几茎华发。

百世寻人犹接踵，

叹只今、两地三人月！

写旧恨，向谁瑟？

男儿何用伤离别？

况古来、几番际会，

风从云合。

千里情亲长晤对，
妙体本心次骨。
卧百尺高楼斗绝。
天下适安耕且老，
看买犁卖剑平家铁！
壮士泪，肺肝裂！

陈亮词作鉴赏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岁末，陈亮顶风冒雪，跋涉数百里，从浙江永康去到江西上饶探访多年不见的好友辛弃疾。二人同游鹅湖，共饮瓢泉，“长歌互答，极论世事”（辛弃疾《祭陈同父文》），两人畅所欲言，共同居住了十天才分别。别后二人曾作《贺新郎》同韵词多首反复赠答。陈亮意犹未尽，不久又用前韵作此词寄怀辛弃疾。据词中“却忆去年风雪”一语，知作于淳熙十六年。其时上距隆兴和议已有二十六年，宋廷君臣上下苟且偷安，朝政异常腐败，误国者得升迁，爱国者遭打击，国势日弱，士风日靡。辛陈二人于此俱极痛愤，故词中不但饱含惜别之情，而

且深蕴忧国忧民之意，表现出“英雄感怆”的悲壮色彩。

上片抒写别后相思之情。起句“话杀浑闲说！”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盖隐应辛弃疾答词中“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一语，谓去年相叙虽得极论天下大事，然于此“岌岌然以北方为可畏，以南方为可忧，一日不和，则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谋夕”（陈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之时，虽有壮怀长策，亦无从施展，说得再多都只是闲说一场罢了。“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紧承前语，补明“话杀浑闲说”的原因。意谓伊尹、诸葛亮那样的事业，只有在位者才能去做，平民百姓是无法去做的，所以说尽了等于没说。此言亦对辛弃疾寄词中称许陈亮“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一语而发。其时陈亮尚为平民百姓，辛弃疾则久被罢黜，故有此慨叹。恢复之事既不得施行，英雄之人却日趋衰老，思念及此，更增忧惧，故接下乃云：“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著了、几茎华发。”此言复应辛弃疾答词中“老大那堪说”及“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数语，其中蕴含着深厚而复杂的感情：既有去年风雪中抵掌谈论的欢欣，也有眼前关山阻隔互相思念的痛苦，

· 3206 · 《宋词鉴赏大典》

还有同遭谗沮而早生白发的悲愤。“百世”句用《庄子·齐物论》“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

旦暮遇之也”及《战国策·齐策三》“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踵踵而至也”语意，极言相知之难。夫万世遇之尚如旦暮，则百世遇之自如接踵，而知己之人，岂是接踵可得？是以见其难也。此语言简意赅，复多曲折，然无板滞晦涩之病，表现出运用典故的高超技巧。“三人月”一语则用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句，极言相念之苦。相知如二人者既甚难得，则会少离多自更难堪。此时孤独之感既不能排遣，忧愤之情又无可倾诉，真是度日如年了。“写旧恨，向谁瑟”即表现此种不胜惆怅的心情。“瑟”字名词动化，“向谁瑟”即向谁弹，向谁诉。

换头从离别的愁苦中挣脱出来，转作雄豪豁达之语：“男儿何用伤离别？”异军特起，换出新意。接下又推进一层：“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壮声英概，跃然纸上。“风从云合”语出《易·乾·九五》：“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本喻同类相从，借喻群英共事。意谓古来英雄豪杰皆建功立业，志在四方，故不须以离别为念。上二语亦隐应辛

· 3207 · 《宋词鉴赏大典》

弃疾寄词中“佳人重约还轻别”至“此地行人销骨”诸句，用豪言壮语来安慰朋友，更见情深而意切。“千

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二句则隐应辛弃疾寄词中“正目断、关河路绝”一语，谓友人虽远隔千里，而情分亲厚，便即如终日晤对，于我之本心能善于体察，且抉入深微。“次骨”即至骨。“卧百尺高楼斗绝”一句插入陈登故事，盛赞故人豪气。“斗绝”即“陡绝”，高下悬殊之意。此句亦应辛弃疾寄词中“似而今、元龙臭味”一语。《三国志·陈登传》载：许汜往见陈登（元龙），陈登“无主客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许汜怀忿在心，后来向刘备言及此事，还说陈登无礼。刘备却反驳他：“君有国土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陈亮重提此事，既是对故人的嘉许，也是对此辈的痛斥。“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二句暗承前语，影射求田问舍事，故作消沉以写其忧愤。意谓如今天下太平，人人安适，自己也打算耕田送老，学《汉书·龚遂传》中的渤海郡人，把刀剑卖了，换买锄犁一类平民之家

· 3208 · 《宋词鉴赏大典》

使用的铁器。所谓“天下适安”，实是“天下苟安”。陈亮早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即曾指出：“臣以

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
后在《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中又说：“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矣。”可见此二句感慨极深。卒章“壮士泪，肺肝裂！”总写满腔悲恨，声情更加激越。陈亮是一个忠肝义胆的人，他在《答吕祖谦书》中说到往常念及国事时“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发上冲冠，或拊常大笑”，真乃近乎“狂怪”，故知此语乃其心潮澎湃之实灵。

刘熙载《艺概》云：“陈同父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辛、陈之词皆有雄深悲壮的特色。但辛词多“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故别见沉郁顿挫；陈词多“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故别见激烈恣肆。此词则慷慨中有幽郁之致，苍劲中含凄惋之情，风调更与辛词接近。所以如此，盖因当时处境、心绪皆同，又“长歌互答”，深受辛词影响，故于伤离恨别之中，自然融入忧国哀时之感，而情生辞发，意到笔随，写同遭谗摈之愤（开篇二句）则慷慨悲凉，写共趋衰老之哀（“樽酒”三句）则幽

· 3209 · 《宋词鉴赏大典》

暗沉重，写两地相思之苦（“百世”二句）则缠绵悱恻，写寂寞忧愁之郁（上片歇拍）则凄迷欲绝，写建

功立业之志（换头二句）则奔放雄豪，写肝胆相照之情（“千里”二句）则深厚刻挚，写鄙薄求田问舍（“卧百尺”句）则激越高昂，写憎恶苟且偷安（“天下”二句）则情辞冷峻，写报国无门之恨（下片歇拍）则声泪俱下。如此淋淋漓漓，周而复始，“一转一深，一深一妙”（《艺概》），真似“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陈亮《甲辰与朱元晦书》），乃愈觉扣人心弦，感人肺腑。其文辞又典丽宏富，平易自然，“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谈巷歌，捭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陈亮《与郑景元提干书》）如“话杀”、“新著了”、“不成教”、“也解”用民间口语，“百世寻人”用《庄子》、《战国策》，“三人月”用李白诗，“风从云合”用《易》，“卧百尺高楼”用《三国志》，“买犁卖剑”用《汉书》等等，皆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复多作疑问、感叹语气，益增曲折摇曳之致，故兼具精警奇肆与蕴藉含蓄之美，极富艺术感染。

· 3210 · 《宋词鉴赏大典》

鹧鸪天

怀王道甫

陈 亮

落魄行歌记昔游，

心颇如许尚何求？
心肝吐尽无馀事，
口腹安然岂远谋！
才怕暑，又伤秋。
天涯梦断有书不？
大都眼孔新来浅，
羡尔微官作计周。

陈亮词作鉴赏

王自中，字道甫，《宋史》本传说他“少负奇气，自立崖岸”，故陈亮自青少年时代即以气类相近而与他结为刘琨祖逖之交。然而，王自中登第后，由于长

· 3211 · 《宋词鉴赏大典》

期屈原微职，夙志渐灰，两人的晚节末路，遂不免异向。因此，陈亮在这首怀念之词中，便对他提出了语重心长的责问与讽刺。

这首词语言虽较其他篇目委婉，但其中一种刚直愤激之气，却已活脱脱地展露在读者面前，仍不失龙的本色，从而使得这首独具一格的小词合成为他词作中的代表作。

首先，作者回忆昔日从游之乐。当时，他们二人虽同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但志在恢复，意气豪迈，携手行歌，视人间富贵如无物。这是多么值得留恋的

往事！然而，“头颅如许尚何求？”意指光明荏苒，青春易逝，转眼头白，年已老大，今日尚复何求？这虽是陈亮自述衷曲，但既是对王自中说的，则其意即认为二人昔日志同道合，今天仍应采取同样的态度，坚持到底，不该易志变节，随俗浮沉。“心肝吐尽无馀事，口腹安然岂远谋！”正是说自己多年来，屡次上书，披肝沥胆，力陈救国大计，说尽了心中欲吐之言，虽不见纳，无以自效，但总算尽了自己的心，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事值得挂念的。至于衣食温饱，那是很容易满足的，何须为此而长计远谋，到处奔波呢？这确是陈亮的真实思想。《宋史·陈亮传》载：“书既

· 3212 · 《宋词鉴赏大典》

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他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他将自己的这种心情剖析给旧友王自中，无疑是借以反衬这位老友今日汲汲于利禄之可鄙。这里表面是自述胸臆，而实则意在责问对方，冀其有所醒悟。

下片仍承上意，却不直接指责对方，转而先说老友久别，几历春秋，相思相忆，书信罕通，但是友情还是时萦怀抱的。为什么近来会时时想念你呢？自问自答道：“大都眼孔新来浅，羡尔微官作计周！”不无

讽刺地说：大约近来我竟尔目光短浅了，也羡慕起你虽官位卑微，却善于为自己谋画了。这既是正话反说，又是借己责人。正因为作者在上片中明明说自己主张“口腹安然岂远谋”，认为大丈夫应当尽瘁国事，不要为自身温饱萦心，这里却又说自己忽然羡慕起对方“微官作计周”了，这当然不是作者的本意，而其本意只在于责怪对方新来“眼孔浅”，为了那“微官”而“作计周”罢了。这里既有为王道甫怀才不遇、长期官微位卑的处境抱不平，又对他背弃理想，只顾为自身的温饱处心积虑而深表失望和惋惜。这种对友人交织着爱与恨的感情，正是这个惯以严肃态度对待人

· 3213 · 《宋词鉴赏大典》

生的政治家特有的、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深厚友情。古人怀旧之作，通常好用称赞的口吻表达对朋友的思念，这是符合普通人的情理的，因为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这个人认为最美好也最值得回忆留恋的东西。陈亮的这首词，也是表达对老朋友怀念之情的抒情诗词，但他却一反古人怀友诗词的传统写法，不落俗套，开门见山地运用嘲讽的笔调令人意想不到地表达对知心朋友的批评意见。这确实是一种独具一格，使读者得到料想不到的志趣。但仔细回味，却又觉得作者情深意切，发自肺腑。

好事近

咏梅

陈亮

的皪两三枝，
点破暮烟苍碧。
好在屋檐斜入，
傍玉奴吹笛。

· 3214 · 《宋词鉴赏大典》

月华如月过林塘，
花阴弄苔石。
欲向梦中飞蝶，
恐幽香难觅。

陈亮词作鉴赏

陈亮的这首词初看是咏梅，但并不单纯是为了咏梅，而是有所寄托，作者想借梅的高风亮节来比喻自己的卓尔不群。

词的上片，作者用凝炼的画笔，似乎毫不经意地就点染出屋角檐下那两三枝每天都见到但并未留心过的梅的卓约风姿。“的皪两三枝，点破暮烟苍碧”，“的皪”，是鲜明的意思。用这两字点出梅花的秀洁，但也只有两三枝，故并不显得繁艳。而在“苍碧”的暮烟衬托下，却还是十分醒目，所以特用“点破”二字，

以示不凡。作者笔下没有给读者一个鲜花锦簇的热烈画面，而只以“两三枝”相点缀，似乎显得冷清。这是因为梅开于冬春之际，这使它与姹紫嫣红的春花不同，它的开放，要经受一番与严寒的搏斗。梅以虬劲

· 3215 · 《宋词鉴赏大典》

的枝干和甚至显得稀疏的花朵，在万卉凋零的严寒中向世界显示了它独出的英姿，这孤傲给人以特殊的美感。人们折梅或画梅，往往只取一两枝，正不以繁华似锦为美。因此，词中“的皪两三枝”确是恰到好处的。而且，正因其少，才给人以“点破”“暮烟苍碧”的感觉。接下来，词人用带有主观情意的“好在屋檐斜入，傍玉奴吹笛”，使这梅介入人事，并赋予它以人的灵性。这里的“玉奴”，泛指美人。看，这梅虽那样纯洁孤高，却又多么有情呵！本来此景应该说是玉奴倚梅吹笛，但在词人眼里，却恰恰相反，而是这梅有意地循屋檐斜入过来，陪傍着吹笛的玉奴了。作者这样写，不但化无情为有情，而且突出了梅的形象，而吹笛的“玉奴”反成为陪衬了。因为这里是在咏梅啊。

词的下片更以抒情为主。换头两句不仅有承转作用，而且极力渲染夜色，造成一种优美静谧的境界，为写朦胧梦境创造条件。然后，作者别出心裁地以梦

中化蝶、追踪香迹抒发自己对梅的喜爱和追求之情，乃更出新意。再续以“恐幽香难觅”一句为结，却言梦中虽可化蝶穿花，却因无法再寻觅到梅的幽香而若有所失，写出爱梅人对梅可见而不可及的微妙心理。

· 3216 · 《宋词鉴赏大典》

如此虚虚实实、或梦或醒，既真切而又光怪陆离，把这梅的品格和词人的心境交织在一起来写，表达得曲折尽意，饶有余味。

借物咏怀的手法，是我国魏晋之际的阮籍首创，他用此法创作了80多首诗词，此后，很多身居战乱中怀才不遇的诗人常采用这种手法来借物寄心，写怀述志。“咏梅”更是历代诗词作家耳熟能详的题材。所以，关于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描写，总难免落入俗套之运。象众所周知的梅的高洁品格，这当然是必须突出的重点，但若纯粹地只从这点着眼，就势必会步前人后尘。如何从这里独辟蹊径，写出新意，那就得看作者的功力了。陈亮的这首诗词，从表面上看，显得平淡无奇，没有惊人之语，运用历史典故亦不多。但仔细品读，便会发现它仍是以新的手段写出新的志趣，并未落入前人窠臼，而实在是独具一格，精妙独到。

· 3217 · 《宋词鉴赏大典》

小 重 山

陈 亮

碧幕霞绡一缕红。

槐枝啼宿鸟，冷烟浓。

小楼愁倚画阑东。

黄昏月，一笛碧云风。

往事已成空。

梦魂飞不到，楚王宫。

翠绡和泪暗偷封。

江南阔，无处觅征鸿。

陈亮词作鉴赏

陈亮曾在宋孝宗与金谈和之后，上《中兴五论》，没有被采纳。以后又向孝宗连上三书论恢复方略，受到朝臣攻击，斥为“狂怪”。他在长期的乡居生活中，报国之志不减，曾在自己的家里葺治小圃，有柏屋三

· 3218 · 《宋词鉴赏大典》

间，名之曰“抱膝”，这是用诸葛亮的典故，可以看出他的志趣所向。但他的心情象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是很不平静的。他在给吕祖谦的信中谈到自己的遭遇时，说：“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发上冲冠，或拊掌大笑。”（《陈亮集》卷十九）不平之气，溢于言表。这首词抒写的是他“悲泪填臆”时